

泰國華僑崇聖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
清華大學國際漢學研究所 主辦
中山大學中華文化研究中心

第五輯

學

學

饒宗頤 主編



中山大學出版社

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
50 EAST LEXINGTON AVENUE
NEW YORK, NY 10017-2453
TEL: 212 850 6645 FAX: 212 850 6010

—
—
—



—
—
—



—
—
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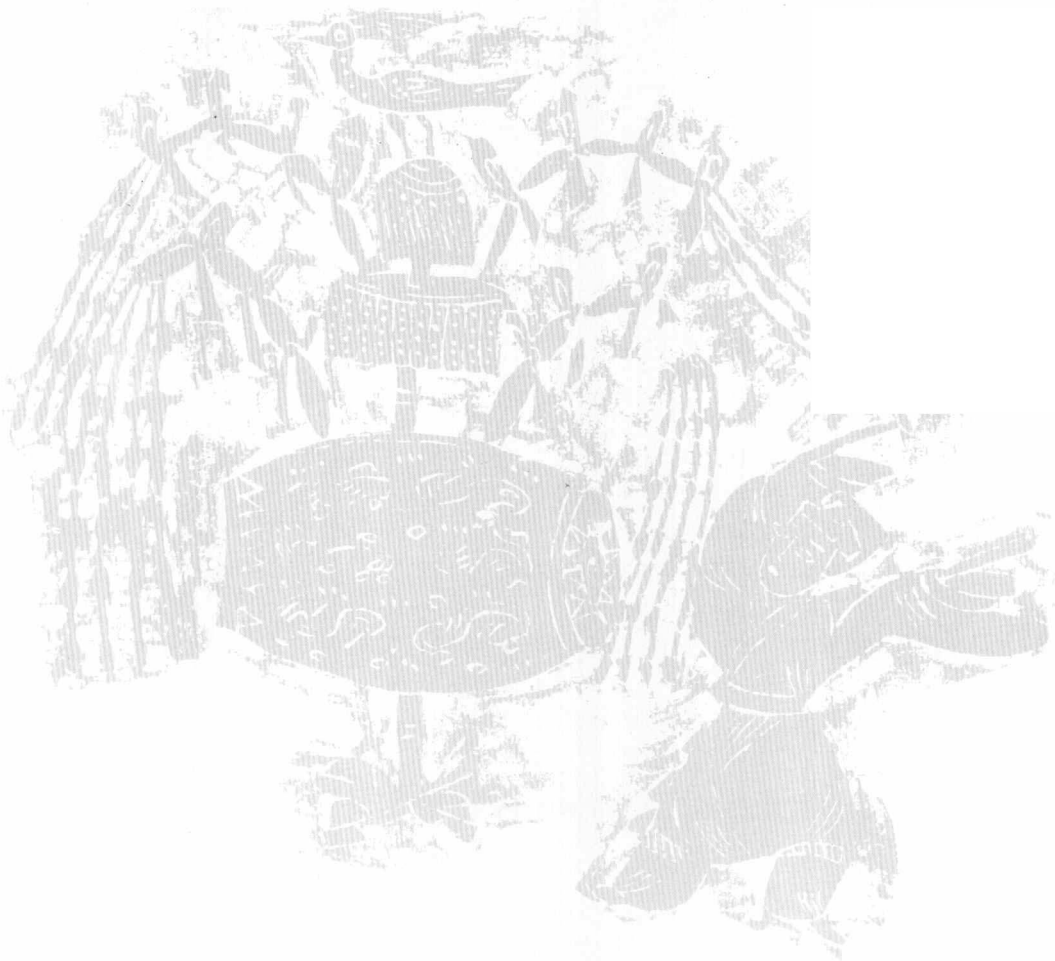
泰國華僑崇聖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
清華大學國際漢學研究所 主辦
中山大學中華文化研究中心



饒宗頤 主編

第五輯

學



中山大學出版社
廣州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華學 第五輯/饒宗頤主編. —廣州:中山大學出版社, 2001. 12
ISBN 7 - 306 - 01899 - X

I . 華…
II . 饒…
III . 漢學
IV . K167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1)第 085939 號

中山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

(地址:廣州市新港西路 135 號 郵編:510275

電話:020 - 84111998、84037215)

廣東新華發行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經銷

南海系列印刷公司印刷

(地址:廣東省佛山市市東下路 6 號 郵編:528200 電話:0757 - 2233651)

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6 開本 20.25 印張 560 千字

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價:70.00 元

如發現因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,請與承印廠聯繫調換

本刊承蒙

香港潮州商會慷慨資助，謹此誌謝！

《華學》編輯委員會

《華學》編輯委員會

主 編：饒宗頤
編 委：李學勤 姜伯勤 徐葆耕 張榮芳 曾憲通 馮達文
葛兆光 饒宗頤
執行編委：曾憲通 陳偉武 林悟殊 劉翰飛 劉昭瑞 吳承學
主 辦：泰國華僑崇聖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
清華大學國際漢學研究所
中山大學中華文化研究中心

目 錄

- 由出土銀器論中國與波斯、大秦早期之交通 饒宗頤 (1)
- 西安北周薩保安伽墓圖像研究
——北周安伽墓畫像石圖像所見伊蘭文化、突厥文化
及其與中原文化的互動與交融 姜伯勤 (14)
- 《道教靈驗記》
——中國晚唐佛教護法傳統的轉換 (法) 傅飛嵐 (38)
- 候風鳥與相風鳥
——論紹興 306 號墓銅屋上柱與鳥功能 劉昭瑞 (65)
- 堯舜禹伐三苗的綜合研究與夏代始年的討論 江林昌 (73)
- 覲民、苗民考 饒宗頤 (91)
- 《甲骨文合集補編》校勘記 (二)
——讀所收《懷特》、《東京》、《天理》甲骨文和釋文 沈建華 (94)
- 叔多父盤與《洪範》 李學勤 (108)
- 吳王光編鐘銘文的再探討 曾憲通 (112)
- 楚帛書“德匿”以及相關文字的釋讀 劉信芳 (130)
- 江陵望山楚簡“青帝”考釋 袁國華 (140)
- 秦王政時期曆法新考 黃一農 (143)
- 談春成侯盃與少府盃的銘文及其容量 李家浩 (150)
- 從馬王堆星占文獻看《河圖帝覽嬉》 劉樂賢 (162)
- “𠃉”字上古音歸部說 麥 耘 (168)
- 試論出土古文字資料之擬補 陳偉武 (174)
- 郭店簡《老子》校釋札記 廖名春 (182)

《老子》異文例釋

- 以郭店簡本為中心……………李若暉 (195)
- 簡帛《五行》“經文”比較……………梁 濤 (215)
- 試論“文子”與孟嘗君的關係……………張丰乾 (222)
- 關於上博所藏楚簡論詩者是誰的討論……………楊澤生 (232)
- 郭店楚簡文字研究綜述……………陳斯鵬 (241)

周公稱王與周初禮治

- 《尚書·周書》與《逸周書》新探……………郭偉川 (253)
- 論《朱子家禮》在朝鮮時代的播遷……………彭 林 (276)
- 試論元代民族思想的演變和發展……………周少川 (298)
- 回應新知的舊學
- 晚清對於中國古典的重新詮釋 (二) 諸子學……………葛兆光 (313)

由出土銀器論中國與波斯、大秦早期之交通

饒宗頤

引 言

由銀器 (Phialear) 以論東西交通問題，著論者不乏其人^[1]，惟考索漢文史料，仍多疏略，未能深入，尚須繼續研究，有下列兩項：古代華南與中東往來的歷史背景，海上出入口岸有關文獻的實際情況。以上二者，均有待於考釋說明。諸家援引資料，各就其所知舉出，未能作綜合的敘述。今之著論，企圖徹底作全面的檢討。

至於波斯金銀器製作原委與對外流通，詳細記錄，中外學人著論甚多，已十分詳備。現存美國的 Darius I 與 Xerxes I 的金碗及 Artaxerses I 的銀碗，都作凹凸或水滴紋、葉瓣式，且有楔形文題識，在伊朗 Hamadan 出土刻有 Artaxerses I 名號的金銀器皿，都是最早的波斯金銀器。談波斯銀器的由來，必須追溯到這一時期。其實，三千年前西亞 Ur 遺址，已出瓣式金碗，璀璨奪目 (Philadelphie M. 藏。圖見 A. Parrot 《Sumer》 p.160)。波斯藝術亦有它的遠源。

中國方面，先是 1979 年山東臨淄富把村西漢齊王墓出土瓣形銀碗，其後 1983 年廣東番禺南越王第二代趙昧墓亦出同樣銀盒，引起考古家的注意，有許多論文予以報道^[2]。1984 年 9 月，在廣東遂溪邊灣村南朝窖藏出土一件分瓣銀碗，在其口沿之外，刻有一行近似 Aramaic 銘記，已經多方研究，大家同意是粟特文。還有伴出一件鍍金的銀鉢，外部有精細動物和花卉的花紋。有人認為遂溪銀碗口沿銘文，類似焉耆銀碗上的文字，未確。銀鉢上紋樣與韓國慶州皇南大冢北墳出土銀鉢相同 (見東潮等：《韓國，古代遺跡新羅篇》，東京，1985)。

2000 年 12 月，余於役法京，曾持趙昧墓所出銀盒照片，出示羅浮宮 (Louvre) Annie Canbet 女士，蒙其見告趙昧墓所出銀盒，實際係由兩個銀盤組合而成。遂溪銀碗口沿照片和拓本，亦經羅馬史家認為是粟特文，已詳日本吉田豐的論著。孫機書中亦有摹本，可以參考 (見《中國聖火》第 162 頁，遼寧教育出版社，1996 年)

孫機認為此類凸瓣紋銀器是伊朗之安息朝的舶來品。遂溪的粟特文銀碗，重 42 個幣，屬於九姓石國 sp 之物，已有姜伯勤先生的精細考證 (見所著《廣州與海上絲綢之路》，廣東社科院，1991；及榮新江 China e Tran 書評，《唐研究》第三卷，第 54 頁)。

先秦漢地與波斯關係之推測

最值得研究的是齊王墓所出銀盤之一，其上刻有“三十三年”字樣，考秦、漢帝王年號有三十三年之數者，祇有秦始皇一人，故可推斷這一銀盤必是始皇三十三年以前外國所製，傳入山東。

成書於秦世的《呂氏春秋》提及“大夏”之名，《古樂》云“大夏之西”，《本味》云：“大夏之鹽”。可能是指渴石山（Miyankiss）的紅鹽，秦時人們對大夏想必已有相當認識。

始皇三十三年（前 215 ~ 前 214 年）相當於波斯 Artabanus 時代，《淮南子·人間訓》：秦人利越之犀角、象齒、翡翠、珠璣。發動五十萬人戍五嶺，又北斥逐匈奴，既略取南越地，置桂林、南海、象郡。其轄境已達《漢書·地理志》所言的大秦入貢的日南障塞。秦人在南越地區開拓疆土，《通鑑》胡注引《茂陵書》：“象郡治臨塵，去長安七千五百里。”韋昭注云“今日南也”。《漢書·地理志》云：鬱林郡有臨塵。《高帝紀》顏注引臣瓚說與《茂陵書》相同。似秦時象郡治設在廣西，尚未遠及東浦寨之象林。但西漢則日南郡象林已設有“候長”。尹灣漢墓出木牘四第二欄記“建陵侯家丞梁國蒙孟遷，故象林候長以功遷”（頁 94）。出現“象林候長”一名，可為佐證。《續漢郡國志》劉昭注“象林，今之林邑國”。是武帝以後，在今越南地區設有候長，可見當日對邊徼之重視。

《水經·河水注》引古《紀年》“魏襄王七年四月，越王使公孫隅來獻乘舟三百，箭五百萬，犀角，象齒”。魏襄王七年為周赧王三年（前 312 年），是時越人已利用犀角、象牙為貢物，秦人之南征，垂涎此類異品，由來久矣。

以前我在《中國古代齊生神話》一文中，曾指出秦改稱人民為黔首，好像是取名於 Dark-headed，似乎受到波斯流傳西亞史詩中 Salmat qaqqadi 的影響。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民曰黔首（黔首之稱，見二十六年詔版及雲夢龍崗秦簡，為統一以後之事）。故三十一年（前 216 年）使黔首自實田（《通鑑》標點本第 241 頁），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，這樣的行政區劃，好像借鑑於波斯大流士一世滅巴比倫後，創立二十行省。二十是神秘數字，古波斯文作𐎠𐎡𐎣，即重疊二個“十”字，相當於梵文的 vimsatim。波斯喜歡刻石紀功，始皇亦屢屢出巡，立石以頌功德（此文見《燕京學報》新三期，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7 年）。我的看法，在周秦之世，國際活動，中外必有互相影響的地方。波斯器物，已經海路入華，加工製造，並刻上“三十三年”（前 214 年）字樣，此時波斯正進入 Parthian（安息）的 Artabanus 時代。

釋氏傳說，始皇時，有外國沙門室利防一十八人來秦。見《廣弘明集》卷十一法琳說及《歷代三寶記》。始皇與印度阿育王同時，阿育王收拾佛舍利。起八萬四千寶塔。唐時傅奕說“塔經周世，終十二王，至秦始皇三十四年，焚燒典籍，育王塔遂廢”。周時是否有佛塔，尚無明證，室利是梵文 Sri 的譯音，佛教經過阿育王的倡導，傳播入秦，亦非無可能之事。

佛教入華年代，現在研究成果，可以推前。如季羨林教授《再論浮屠與佛》文中，證知“浮屠”一名是取自大夏文的 bodo, boddo。魚豢《魏略》中的《西戎傳》談到漢哀帝元年（B. C. 2）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《浮屠經》，這裏不稱“佛經”而稱“浮屠經”，再參證《牟子理惑論》說：“於是上（指漢武帝）悟，遣使者張騫羽林郎中秦景，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，於大月支寫佛經四十二章。”及魏收《魏書·釋老志》言及“開西域，遣張騫使大夏，還，傳其旁有身毒國，一名天竺，始開浮屠之教”等記載。可推知初期譯佛經乃在大月氏地區，“浮屠”之出自

大夏語 bodo，與張騫之使大夏亦有緣由。佛教的傳入，至少應該推前至西漢時期。袁宏《後漢紀》卷十五引《身毒本傳》曰：“西域郭俗造浮圖，本佛道”，其書佛與浮屠二名兼用。可見東漢時，浮屠與佛二名，同時使用。

關於化入（幻人）來華的年代，自來認為肇於西漢武帝元封六年，漢使抵安息，安息以大鳥卵及黎軒善幻人獻於漢。故太初元年（104年）起建章宮，太液池內有條支大鳥之屬。但袁宏《後漢紀》云：

大秦一名犁軒，在海西。漢使皆自烏弋還，莫能通。及安帝元初中，日南塞外檀國獻幻人，能變化吐火，自支解，又善跳丸，能跳十九。其人曰我海西人，則是大秦也。自交州外塞檀國諸蠻夷相通也。又有一道與益州塞外通。（《四部叢刊本》）

《後漢書·大秦傳》則檀國作捍國，指今之緬甸。此為再一次之幻人東來記錄。《列子》向來是被目為偽書，在卷三《周穆王》篇開頭便說：

周穆王時，西極之國有化人來。

其書異文，西極有作“西域”或“西胡”，把幻人寫作化人。如是幻化人東來時代，可追到周穆王時，文中言及穆王西征，至於巨蒐氏之國，巨蒐獻白鵠之血以飲王。

穆王西征事，詳見《穆天子傳》，從來被視為小說家言。近時王家臺秦簡出土《歸藏》，談到周穆王，文云：“師卦曰：昔者穆天子卜出師而枚占…”（429）證之傳本《歸藏》，言及穆王曰：

昔穆王天子筮卦於禺彊。

昔穆王天子筮於西征，不吉。曰龍降於天，而道里遼遠，飛而冲天，蒼蒼其□

可見戰國以來，穆王西征之事，絕非無稽之談，故《歸藏》亦舉其事，作為占卜的繇詞。

穆傳中的巨蒐氏，即《禹貢》“織皮西戎渠搜”。其名亦見《周書·王會篇》，《大戴禮·五帝德》、《少閒》，《史記·五帝紀》作渠搜。賈誼《新書·修政語上》云“(堯)西見王母，訓及大夏，渠搜。”武梁祠畫像“來庭者”前題榜云：“渠搜來”。《宋書·符瑞志》：“渠搜禹時來獻裘。”前人把渠搜屬之夏代。《隋書·西域傳》：“鑠汗國，都葱嶺之西五百余里，故渠搜國也。”《御覽》卷一百六十五引《涼州·異物志》“渠搜國當大宛北界”。其地望後來越傳越遠。

漢時朔方郡有渠搜縣，這和張掖郡有驪軒縣，安定郡有月氏道，上郡有龜茲縣，都是因其族曾聚居而得名。佐盧文的 Kósava 即氈氈，織皮之一種，巨蒐、渠搜，即因出 Kósava 而聞名（見馬雍《新疆佐盧文書中之 Kósava 即氈氈考》，《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》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84年）。巨搜古國族得佐盧文證明，其事實既存在，幻人東來之事，亦非子虛烏有。《列子》之穆王說，是有根據的。西域絲路交通，更早可推前至周穆王時代。

江上波夫曾從華佗使用麻醉藥，推論幻人之事。引《魏書·西域傳》悅般國，於太平真君九年（448年）獻幻人（見石田幹之助博士《古稀紀念東洋史論叢》，1965，第75~93頁），今由《周穆王篇》所載，與秦簡《歸藏》參證，幻人入華年代，可能更提前一些。

波斯大秦與漢交往之文獻正確記錄

正史及其他文獻記載大秦與中國交往，共有下列各次，表之如下：

次數	時間	內容
1	前 128 年	西漢武帝元朔元年 張騫使大夏來，言通身毒國（印度）之利。 按《史記·西南夷傳》云：“元狩元年（前 122 年），張騫使大夏來。”《通鑑·考異》云：“按年表騫以元朔六年二月甲辰封博望侯，必非元狩元年始歸也。”茲從《通鑑·漢記》卷十。
2	前 105 年	西漢武帝元封六年 漢使西逾葱嶺抵安息。安息發使，以大鳥卵及黎軒善幻人獻於漢（《通鑑》，頁 696）。 按郭憲《洞冥記》云：“元封三年（前 108 年）大秦國貢花牛。”此誤以安息為大秦。
3	前 115 年	武帝元鼎二年 張騫分遣副使通大夏、安息、身毒、大宛、康居、大月氏等國（《通鑑·漢記》卷十二，頁 657）。
4	87 年	東漢章帝章和元年 安息國遣使獻獅子符拔（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）。
5	97 年	和帝永元九年 甘英使大秦，抵條支，臨大海，至安息西界（《後漢書·西域傳·安息國》）。
6	100 年	和帝永元十二年 冬十一月，西域蒙奇、兜勒遣使內附，賜金印（《後漢書·和帝紀》、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序）。
7	101 年	永元十三年 安息王滿屈復獻獅子及條支大鳥，時謂之安息雀（《後漢書·西域傳·安息國》）。
8	120 年	安帝永寧元年，袁宏《後漢記》作安帝元初中。 十二月，擲國獻樂及幻人（《後漢書·西南夷傳》）。 幻人自言我海西人，海西人即大秦人。
9	166 年	桓帝延熹九年 大秦王安敦貢象牙、犀角（《後漢書·西域傳·大秦國》）。
10	173 年	靈帝熹平二年 日南徼外國，重譯貢獻（《後漢書》）。
11	183 年	靈帝光和六年 日南徼外國，重譯貢獻（《後漢書》）。

次數	時間	內容
12	226 年	吳黃武五年 大秦賈人秦論來交趾，交州大守吳邈遣送詣（孫）權（《梁書》卷五十四）。
13	281 年	晉武帝泰康二年 大秦使至廣州於滕侯，獻火浣布。
14	455 年	北魏太安元年 冬十月，波斯、疏勒並遣使朝貢（《魏書》卷五）。
15	476 年	承明元年 二月，庫莫奚、波斯諸國遣使朝貢（《魏書》卷五）。
16	507 年	世宗正始四年十月辛未 厭噠、波斯遣使朝貢（《魏書》）。
17	517 年	肅宗熙平二年四月 波斯、疏勒、厭噠朝獻（《魏書》）。
18	521 年	正光二年四月乙酉 烏菟國朝貢。 閏月丁巳 居密、波斯國朝貢（《魏書》）。

北魏時波斯遣使朝獻，據《魏書》本紀統計，自文成帝太安元年（455 年）至孝明帝正光三年（522 年）共有十次，皆當 5 世紀下半，見《文物》1983 年第 8 期馬雍《北魏封和突墓及其出土的波斯銀盤》一文，今不復述。

安息、大秦的王名，見於漢籍為一般學者所提到的，有《後漢書·西域傳》和帝永元十三年（101 年）的安息王滿屈（復）及同書《大秦傳》桓帝熹平九年（166 年）的大秦王安敦，這二位屢屢見於中西交通史家記載，為人所樂道。勘以波斯史籍，公元 51 ~ 75 年，為安息（Parthian）王 Vologeses 一世，77 年薨，安息發生內亂，由錢幣得知，由其子 Pacorus 二世嗣位，Pacorus 死於 106 年左右，可見 101 年在位的安息王當為 Pacorus II 二世。《後漢書》的“滿屈”即是 Pacorus 的譯音。Pacorus 亦稱為 Pakor，即譯音的略詞。

安息人來華最早而在歷史上聞名的人物是安清，亦稱安世高，事跡見於康僧會所著的《安般守意經序》，他是安息王嫡后之子，讓位與其叔父。馬雍在所著《東漢後期中亞人來華考》有詳細考辨，他指出馮承鈞《歷代求經翻經錄：漢錄》書中的安世高傳所言不符事實之處。馮氏以安世高是安息王滿屈二世（Pakor 之太子），他不甚贊同，另從羅馬史所見史實論證世高不當是滿屈二世之子。《阿育王傳》由西晉“安息三藏”安法欽譯（《大正》第 50 冊）“安息三藏”一名，說明安氏與譯經工作不斷有重要人物來華。近時中外學人，對昭武九姓研究，諸多創獲，粟特胡的安氏，更為討論的焦點。《唐書·世系表》云，後漢末（安息國）遣子世高入朝，因居洛陽。出土安氏有關墓志，多數攀附漢俗姓氏書，與黃帝拉上關係，把漢地的姬水和西域的媯水（Oxus）聯在一起，像《史詞耽墓志》所說“分軒丘而吐胄”、“掩媯水而疏疆”，大作其文章。又把安息與安國混淆，這大概是出於後代的附會，已有學人加以疏理，不用多費唇舌。（如 Antoniso Forte, *The Hostage An Shigao and His Offspring*, 京都, 1995; 榮新江《安世高與武威安氏》，收入黃時鑑編《東方與西方》第一集，上海；吳玉貴：《涼州粟特胡人安氏家族研究》，《唐研究》第三卷，第 295 ~ 338 頁，1997）。

至於安敦的年代是公元 166 年，查波斯史表 148 ~ 192 年在位者為 Vologeses II（二世），其

時尚未進入薩珊王朝。薩珊王朝第一代是 Ardaser 大帝。

晉袁宏《後漢紀》卷十五《殤帝紀》末有一段關於大秦文字云：

其王常欲通使於漢，奉貢獻，而安息欲以漢繒彩與之交市，故遮不得令通。及桓帝建初中，王安都遣使者奉獻象牙犀角、瑇瑁，始一通焉。（《四部叢刊》宋王鈺刊本）

大秦王安敦寫作安都。查建初是章帝年號（76~83年），不當屬於桓帝，二者必有一誤。無論作安敦或安都，皆是 Antoninus 的對音。《後漢書》作延熹九年（166年），是時應是 Marcus 在位的第六年，Antoninus Pius 是 M 大帝的義父，Marcus 在位時，受到義父安敦的陶冶，倡導容忍政術，有聲於時（參 M. Schofield: *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Greek and Rome Political Thoughts*, 2000）。《南史·蠻貊傳》把大秦事繫於桓帝延熹三四年。漢土史籍年代殊不一致，范曄《大秦傳》之外，袁宏《後漢紀》、《南史》復有出入。袁宏一書，未見人引用，故提出討論。

近時治中外交通史家，意見亦多歧出。林梅村說《後漢書》大秦王安敦當時的羅馬皇帝是 Trajan（98~117年）（林著《西域文明》第13頁），與166年代不合。汶江及劉迎勝說大秦王安敦即161年至180年在位之羅馬帝 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，似較合理（《古代中國與亞非地區的海上交通》第36頁，《絲路文化海上卷》第27頁）。安敦、安都，均是 Anton 的音譯。Marcus 乃連署其父之名。

公元224年，安息已進入薩珊王朝，為 Ardashir I。孫權黃武五年（226年）正值這時期，《梁書》記有大秦賈人秦論來交趾。權差會稽劉咸送論，論乃送還本國。這說明在薩珊王朝初期，大秦與華商貿，已密切派人來往。是年孫權復遣朱應，康泰出使扶南。宋本《御覽》卷七七—《舟部》引《吳時外國傳》云：

從伽那調州乘大（伯）船，張七帆，時風一月餘日乃入秦，大秦國也。（《水經·河水注》引康泰《扶南傳》作“從伽那調洲西南，入大灣可七八里乃到枝扈黎大江口，度江巡西行，極大秦也”。）

枝扈黎江口是印度恒河口，當日船行海上，印度是必經一個站。《水經·河水》注又引竺芝《扶南記》云：安息國去私訶條國二萬里。

扶南的記錄亦提到安息國，可見吳遣使至扶南，正因為扶南與印度至大秦海上大船往來已久，行程需一月以上。至公元281年即晉武帝泰康二年，是時值薩珊 Bahnam II（二世）大秦國來獻琛，道經廣州，安南將軍滕侯作鎮於此。吳零陵太守殷興之子殷巨，入晉官蒼梧、交趾二郡太守，適為滕的僚屬，目睹貢品，火浣布尤奇，撰有《奇布賦》及《鯨魚燈賦》二篇，流傳至今，為大秦貿易史上留下寶貴的紀錄（文見《藝文類聚》卷八十及八十五，收入嚴可均《全晉文》卷八十一）。《列子·湯問》周穆王大征西戎，“獻鍬鍬之劍，火浣之布。”

5世紀以後，銀器出土，有北魏時代景明二年（501年）之銀盤（《文物》1983年第8期）銀碗（《文物》1992年第8期）。以上原物存大同博物館。

1983年，固原李賢墓所出天和四年（569年）銀壺（見《文物》1985年第11期），1988年甘肅靖遠出銀盤（《文物》1990年第5期），1976年贊皇李希宗墓所出武平六年（575年）銀碗（《考古》1977年第6期）。以上材料，均詳齊東方《唐以前的外來金銀器》文中，可以參考，不再縷述。

1981年山西大同市區郊出土北魏封和突墓志及波斯銀盤，盤中人物據馬雍考證，與薩珊朝第四代王 Bahram 一世相近。他列出北魏時，波斯遣使朝獻於北魏凡十次之多，文中有詳細考證。

現藏南京博物院題梁元帝蕭繹的《職貢圖》殘卷（《文物》1960年第7期）已有許多人考證，可與《梁書·西北諸戎傳》對勘，現存圖跡有波斯國使圖及題記。記中引釋道安《西域諸國志》殘文，十分可貴，末記“北萬里即沉壞國，〔中〕大通二年遣中經犍陀越奉表獻佛牙。”據《釋迦方志》下引梁（圖）作擗懷，應是拂菻。在同卷滑國使下有云：

波斯□子錦玉妻□□，亦遣使康符真同貢物。其使人摹頭剪髮，著波斯錦褶、錦袴、朱麋皮長壅鞞（靴）。其語言則河南人重譯而通焉。

波斯使臣康符真，當是康國人。北魏曾遣韓羊皮使波斯，波斯王遣使獻馴象及珍物（《魏書西域傳》）。隋虞弘仕茹茹亦曾出使波斯（見《虞弘墓志》）。此並為使波斯名字之可考見者。《後漢書·大秦傳》稱“其王常欲通使於漢，而安息欲以漢繒絲與之交市，故遮闔不得自達”。大秦通漢，屢為安息所阻擋，正如魏通波斯，屢為于闐國所格，情形相似。近年以來對昭武九姓在華之活動概況，如安氏、史氏等等，已有多家作專文探討（見《唐研究》第三卷、北大《國學研究》第七卷），對粟特人來華史跡更加明瞭，今不復述。

外國貢品的象牙、犀角與桂林郡的“封中” 及交趾郡的“封溪”路線

文獻上最早貢品有犀角、象牙。《竹書紀年》載魏襄王七年，即周赧王三年，越使公孫隅貢犀角、象牙。《戰國策·楚策》楚王曰：黃金珠璣犀象出於楚。實際這些品物有的還是遠道的舶來品。公元前312年於波斯為 Seleucid 王朝，仍屬 Parthian Arsacids 時代。《淮南子·人間訓》記秦所以戍兵五嶺，正為垂涎於越的犀角、象牙、珠璣等物。以公孫隅事觀之，這些外來貢品可能在先秦時候，已有往來了。

南越王墓西耳室出大象牙五支，成堆疊放，被確認為非洲產，漆盒內的乳香，為紅海之物（《西漢南越王墓》上頁346及附錄14）。犀角則1960年廣州三元里馬鵬崗一號墓出犀角十五枝，其他南越地區陶製犀角板型有1955年廣州東山梅花村二號墓出四枝陶犀角、五枝陶象牙，最長者49厘米，而廣西貴縣梧州及長沙都有之，貴縣秦時為桂林郡治，長沙貴族亦從南越引進海外珍品。趙佗上漢文帝書明言：

附貢白璧一雙，翠鳥千、犀角十、紫貝五百、桂蠹一器、生翠四十雙、孔雀二雙。

這張貢單裏面有“犀角十”，可見當日如何珍視。一直到東漢季年，士燮為交趾太守四十年，經常派人進奉珠寶犀、象、蕉、龍眼，無歲不至。

沈懷遠《南越志》云：“象牙長一丈”（《御覽》卷八九〇引），似有點誇大。

《東觀漢記》章帝元和元年（84年）日南獻白雉白犀。（《御覽》引）

魏文帝黃初二年（221年）魏向吳求：

雀頭香、大貝、明珠、象牙、犀角、玳瑁、孔雀、翡翠、鬥鴨、長鳴鷄……（《通鑑》第 2197 頁）

明帝青龍三年（235 年），帝使人以馬易珠璣、翡翠、玳瑁於吳。可見魏吳之間，這類珍異外來品物，還有極高的交換價值。然《江表傳》云：魏文帝遣使於吳求象牙，羣臣以為非禮。

雲南晉寧古滇國 11 號與 12 號墓，各出一件鍍錫凸瓣紋銅盒，形制與趙昧墓十分相似。該地博物館負責人承認這二件都是外來銀盒的仿製物。滇王降漢事在公元前 109 年，即漢武帝元封二年，郭昌、衛廣發巴蜀兵滅靡莫。以臨滇，滇王舉國降，於是以為益州郡，賜“滇王”王印（《通鑑》第 686 頁）。晉寧出土有滇王印。滇墓這一凸瓣紋銅盒必製於元封以前，與南越墓之物，相距為時不會太遠，這說明波斯銀器可從日南徼外傳入，早在張騫使大夏以前，已有賈人來往。同時，證明《後漢紀》所說“又有一道與益州塞外通大秦”一說之正確。《三國志》卷引裴注引《魏略》言大秦既從海北陸路。又循海而南，與交趾七郡外夷北“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，故永昌出異物”。當日四川的出產，可至永昌，再由此出口至大秦。

馬王堆出土的駐軍圖與地形圖，標有“封中”二字，位於賀江流域地帶，據考證該圖當作於趙佗發兵攻長沙邊邑之後。佗出陽山關，攻破桂陽，攻入九疑山區。顯示桂陽是爭奪要地。秦人所以要設置桂林郡。《淮南子·人間訓》記秦人進軍五路，一軍塞鐔城之嶺，是從湘桂交界的越城嶺南下，一軍守九疑之塞即沿湖南瀟水經萌渚山嶺，賀江以進入越人腹地。封中當在封水區域，漢屬蒼梧郡，在封水之陽有封陽縣。又廣信原為封川縣，俱因封水得名（參陳乃良《封中史話》，廣州地圖出版社，2001 年）。《水經·溫水注》鬱水又東逕蒼梧廣信縣，瀧水注之，又東封水注之。又云：封水出馮乘縣廣西謝沐縣東界牛屯山，亦謂之臨水，其地為臨賀縣。封中當在此一帶。前漢置交州，其交趾刺史治交趾郡之羸樓。元封五年，移治於蒼梧之廣信（見《水經注》引《交廣春秋》）。東漢時一度移治交趾郡之龍編。建武十六年（40 年）蒼泠縣雒將之女徵側，與妹徵通反，九真、日南、合浦（俚）皆應之，凡六十五城。馬援出征，緣海而進，自九真以南，隨山刊木，千餘里至浪海上，大破之。浪海一地，據“通鑑”胡注云：“其地在交趾封溪縣界。”是則交趾郡之封溪地。

向來謂馬援平交趾，奏分西里置封溪，望海二縣。東漢於此置封溪，乃由馬援所奏而增設。考封溪縣實為蜀安陽王南來治所。《廣州記》云：

蜀王子將兵討駱侯，自稱安陽王，治封溪縣。後尉佗攻破安陽王，令二使典主交趾九真二郡人。（《史記·南越傳》引）

由此一事觀之，尉佗勢力亦曾遠及於此封溪地，馬援兵之所至，趙佗早已奄有其境，故與外國接觸較易，觀南越王昧出土及廣西羅泊灣 1 號墓出土的銅提筒，其帶羽人船紋者，與東山文化駱越地區的銅提筒，幾無二致，其乳香、象牙已證驗為非洲由海路輸入，以及銀盒與金花泡飾等物之為舶來品，漢武帝征和三年（前 90 年）西胡月支獻香四兩，死未三日者，熏之即活（《海內十洲記》）。已詳《南越》墓報告，不必縷述。今另試就封中、封溪二地歷史背景作一探討。

耿舒謂“馬援類西域賈胡，到一處輒止”。援卒後，譖者謂其交趾時載還皆明珠文犀，交廣之間，向來官吏無不垂涎貢品，況援為征伐勝利者，自不必須此類之賄賂，特越地進奉之品必多，以賈胡比之，可謂諷刺之甚。

《續漢書·禮儀志》引吳人（丁孚）《漢儀》云：“大鴻臚食邑九真、交趾、日南者，用犀角長

九寸以上，鬱林用象牙長三尺以上。”象牙、犀角之用途，在掌諸侯及四夷歸義蠻夷，交廣遠人受其統轄，所以使用犀角象牙獨多，料皆出自貢物。《御覽》卷八九〇引范氏《計然》云：“犀角出日南郡，上價八千，中價三千，下一千。”可見當時之價值。

班固論漢武之事業云：“開七郡故能……睹犀布、瑇瑁，則建珠崖七郡；感菑鬻竹杖別開牂牁、越嶲；聞天馬、葡萄，則通大宛安息。”指出開疆拓土，完全因異珍奇貨的誘惑，可謂一語中的。

沈約《宋書》卷九十七《蠻夷列傳》云：“若夫大秦、天竺，迥出西溟，二漢銜役，特艱斯路。而商貨所資，或出交部，汎海凌波，因風遠至。通犀、翠羽之珍，蛇珠、火布之異，千名萬品，並世主之虛心，故舟舶繼路，商使交屬。”海上交通的盛況，所記全符合事實。

遠至海南島振州，犀角、象牙至唐代仍為海賈商品。《太平廣記》卷二八六幻術部引《投荒雜錄》：“海南振州襲掠海賈犀角、象牙，玳瑁倉庫數百。”《通典》卷一八四：“延德郡振州（理寧遠縣）土地與珠崖郡同。隋置臨振郡、大唐置振州。”

日南徼外與日南障塞

《後漢書》記大秦王安敦自“日南徼外”來獻貢物。《漢書·地理志》云：

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，船行五月有都元國……。自武帝以來，皆獻貝，有譯長屬黃門。以應募者，俱入海市明珠、璧琉璃、奇石異物、賁黃金雜物前往。

遠自大秦（羅馬），近則印度，從南方進入漢土，日南是重要的門戶。由於日南在漢代是交州刺史所轄最南的一郡，在今越南境內。東漢末年，交州成為中亞胡商聚居移殖的地方。“康僧會先世是康居人，世居天竺，其父因商賈移家於交趾。”魏甘露初（256年），月氏僧支暹梁，從內地到交趾，譯出《法華三昧經》。交州成為佛教輸入基地之一，聚集了不少的胡人。《三國志·士燮傳》記“燮兄弟並為列郡，雄長一州，偏在萬里，威尊無上，出入鳴鐘磬，備具威儀，笳簫鼓吹，車騎滿道，胡人夾轂焚香者常有數十”。士燮的父親士賜為日南太守，燮為交趾太守衛將軍、龍編侯。兄弟壹為合浦太守，黈為九真太守，武為海南太守。士氏一家族控制著整個交州的要郡，政治經濟都在其掌握中，西來的胡人想必定要和他們通關節，是很自然的事。黃初七年（226年）士燮卒，呂岱南下，把士氏一家鏟除，是有它的政治目的。吳黃武五年，分交州置廣州，雖然為期甚短，這樣措施，分明是為了分薄交州的力量。《通鑑》卷五十八：“交趾土多珍貴，前後刺史多無清行，財計盈給，輒求遷代，故吏民怨叛，執刺史及合浦太守來達。三府選京令東郡賈琮為交趾（州）刺史，加以招撫。”（東漢靈帝中平元年條，即公元184年）可見向來交趾、合浦太守，被視為肥缺，以其與國際貿易有關，利之所在故也。

《漢書》稱“日南障塞徐聞合浦”，何以謂之障塞？障塞是邊徼設防的所在，西北通西域設有障塞，西南的海路亦然。障與塞同義。《說文·阜部》：阨，塞也。隔，塞也。障，隔也。三字互訓。西北絲綢之路，設塞多至不可勝數。《漢書·地理志》：敦煌郡廣至縣有昆侖障。延光二年，敦煌太守張璠上書作昆侖塞。法顯《佛國記》載所經敦煌有塞，東西可八十里。“障”可稱曰塞，合稱則曰“障塞”。是徐聞、合浦在漢武帝時，被看作日南的障塞，其地必有設防及關口。漢志稱“有譯長屬黃門”，是其地又設有翻譯人員，隸屬中央的黃門所管轄。黃門屬少府。顏師古注：